

「洛城四部曲」之

无际荒原

姚向辉
译

James Ellroy

〔美〕詹姆斯·艾尔罗伊 著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洛城四部曲」之

无际荒原

姚向辉译

James Ellroy

〔美〕詹姆斯·艾尔罗伊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际荒原 / (美) 艾尔罗伊 (Ellroy, J.) 著; 姚向
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1
(洛城四部曲)

书名原文: The Big Nowhere
ISBN 978-7-5327-6653-6

I. ①无… II. ①艾…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6771 号

James Ellroy

The Big Nowhere

Copyright © 1988 by James Ellro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bel We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 09-2010-310 号

无际荒原

[美] 詹姆斯·艾尔罗伊 / 著 姚向辉 / 译

策划 / 冯 涛 责任编辑 / 宋 金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94,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6653-6/I · 4009

定价: 4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6603835

献给格伦达·拉佛勒

早已定下，我必须忠实于我选择的噩梦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

目 录

| | | |
|-----|--------------|-----|
| 第一部 | “赤色逆流” | 001 |
| 第二部 | 厄普肖、康斯戴恩、米克斯 | 177 |
| 第三部 | 狼獾 | 367 |
| 第四部 | “赤色追捕者”布鲁斯 | 437 |

第一部

“赤色逆流”

第一章

雷雨恰好在午夜之前袭来，淹没了日落大街按习惯迎接元旦的汽车喇叭声和欢呼声；一九五零年抵达西好莱坞分局的时候，只有救护车的一阵急切的尖啸声如波浪般袭来。

十二点零三分，日落大街和拉谢内加大街路口发生一起四车擦撞事故，造成六人受伤；办案警员得到的目击证词是这么说的：事故起因是一个傻瓜驾着棕色德索托和一名陆军少校驾着库克营地的指挥车撒把赛车，各自怀抱一条头戴棕色派对纸帽的小狗。两人被捕，一个电话打到伏杜高街动物收容所。十二点十四分，斯威茨大道一个无人居住的老兵棚屋塌成了一堆预制板，正在地基下亲热的一对少男少女因此丧命；县停尸房多了两具尸体。十二点二十九分，描绘圣诞老人及其助手的一组草坪霓虹灯短路，火花顺着电缆来到室内电缆的终点：一个插头，插在给闪亮的大圣诞树和基督诞生的布景供电的接线板迷宫上，三名儿童正在向夜明婴儿耶稣身上堆棉纸包装的礼物，因此烧成重伤。一辆消防车、一辆救护车和三辆县局巡逻车赶到现场，洛城警局的大队人马不久现身，就管辖权问题产生了小小的误会，这是由于一名新手调度员把博尼塔山脉车道的这个地址当成了市属而非县属^①。随后是五起醉驾；接着，日落大街各家俱乐部散场，醉酒和妨碍治安事件纷至沓来；戴夫的“蓝色房间”酒吧门前发生一起暴力抢劫，受害者是两位进城去看玫瑰碗的艾奥瓦州乡巴佬，匪徒是两个黑鬼，驾一辆带紫色挡泥板的四七款水星。雷雨过了三点逐渐停下，分局的当班长官丹尼·厄普肖警探预言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将是狗屎十年。

除了拘留室里的酒鬼和非醉酒轻罪犯人，分局里只有他一个人。所有黑白警车和无标记车辆都在夜色下奔波；现在没了上下级，没了接线员和书记姑娘，没有了集合厅里的便衣警员。没了穿卡其色或草绿色制服的巡警晃来晃去，炫耀他们的美差：日落大街，时髦女郎，米基·科恩送的圣诞礼篮——这家伙才是洛城警局在城界那头的真正敌人。不会有人疑惑地看着他拿起犯罪学课本：福尔默，索沃德，马斯里克——如何网格勘察犯罪现场，如何解释溅血痕迹，如何在短短一小时内彻查一个十八乘二十四英尺的房间，找出靠得住的证据。

丹尼沉浸在阅读之中，双脚搭在前台上，调低了警局/警车双向无线电的音量。汉斯·马斯里克偏离主题，讲起怎么给严重烧伤的皮肤印指纹，以及在不烧坏指纹表层下皮肤的前提下，最适合去除疤痕组织的化学品是什么。一九三一年杜塞尔多夫的一场监狱火灾让马斯里克完善了他的技法。不但有大量尸体和指模供他研究，而且旁边就是一家化工厂，还有雄心勃勃的年轻实验室助手乐于帮忙。两人分工合作，干得热火朝天：腐蚀性溶液烧得太深，较温和的化学品无法穿透疤痕组织。丹尼边读边在笔记簿上涂写化学符号；他想象自己是马斯里克的助手，在这位了不起的犯罪学家身边工作，每次他有了精彩的逻辑推论，马斯里克就会像慈父般拥抱他。很快他开始将那些被耶稣诞生的布景烧焦的孩童代入到他的阅读之中；他孤身上阵，逐个给细小的手指取指纹，对比出生时的记录——那是医院为了防止新生儿被调换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头儿，出事了。”

丹尼抬起眼睛。站在门口的是霍斯福特，负责辖区东北边缘的一名

① 洛杉矶地区有洛杉矶市和洛杉矶县，分别建有各自的警察局，县局和市局之间多有摩擦。县局全名为“洛杉矶县代理治安官办公室”（Los Angeles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其警员正式称谓为“代理治安官”（deputy）。

制服警员。“怎么了？为什么不呼叫？”

“我呼叫了。你肯定——”

丹尼把课本和笔记簿推到暗处。“什么事？”

“有个死人。是我发现的，在阿莱格罗街，日落大街向北半英里。老天在上，你绝对没见过——”

“你留下，我去。”

* * *

阿莱格罗街是条狭窄的住宅区街道，一半是西班牙式庭院，另一半建筑工地前的标牌宣称这里未来将是都铎、法国普罗旺斯或摩登流线式的“奢华住宅”。丹尼驾着他的私车，看见一道红色警灯闪烁的路障时放慢车速；路障里面停着三辆黑白警车，头灯直射一块杂草丛生的建筑空地。

他把雪佛兰停在路旁，自己走了过去。一群身穿雨衣的警员用手电筒照着地面；“阿莱格罗种植园公寓——五一年春完全入住”的标牌上，樱桃红色的灯光时明时灭。警车头灯的光束在空地上交叉，照亮了空酒瓶、湿木材和纸屑。丹尼清清喉咙，一名警员像痉挛抽搐似的猛地转身掏枪。丹尼说，“放松，吉布斯。是我，厄普肖。”

吉布斯收起枪；其他警察各自散开。丹尼低头望着尸体，只觉膝盖发软，他强迫自己摆出犯罪学家的架势，免得晕厥或呕吐：“德弗雷，亨德森，你们用手电照亮死者。吉布斯，我说什么你记什么。”

“死者是男性，高加索人，裸体。年龄约三十至三十五。尸体仰卧，双臂双腿展开。颈部有勒痕，双眼被挖去，空眼窝渗出胶状物质。”

丹尼在尸体旁蹲下；德弗雷和亨德森用手电筒跟随着他，方便他近距离观察。“生殖器肿胀，有瘀伤，龟头有咬痕。”他手伸到死者背后，摸到的是湿土；他按了按死者心口，摸到的皮肤很干燥，还有一丝余

温。“尸体上没有积水，午夜到凌晨三点一直在下雨，因此可认为尸体是在过去一小时内被放在这里的。”

警笛朝犯罪现场呼啸而来。丹尼抓过德弗雷的手电筒，凑到极近处，仔细检查最狼藉的部位。“躯干在肚脐和胸腔之间共有六处不规则的椭圆形伤口，围成环状。伤口外缘皮肉撕裂，露出凝血包裹的内脏。各处伤口周围的皮肤均有红肿，包围着撕裂伤口，以及——”

亨德森说，“他妈的肯定是吻痕。”

丹尼感到他教科书般的叙述被突然打断了，“你说什么？”

亨德森叹了口气，“你知道的，情动时的咬痕。娘们儿吮你脖子吸出来的那种。吉布仔，让各位便衣看看圣诞节时‘蓝色房间’衣帽间的妹子对你做了什么。”

吉布斯嘿嘿一笑，继续做笔录；丹尼站起身；被一个跑腿的马路巡警挖苦，他有点生气。停止说话让他像是忽然挨了尸体一拳，两腿发软，胃里直翻腾。他用强光手电照着死者周围的地面，发现现场早已被洛城警局配发的短靴踩得乱七八糟，巡逻车则擦掉了任何有可能存在的轮胎印记。吉布斯说：“估计我不是每个单词都拼得对。”

丹尼换回念书的调门，“没关系。尽量记下来，到早晨交给迪特里希警监。”

“但我八点就下班了。老大要十点以后才进来，再说我还有玫瑰碗的球票呢。”

“抱歉，但你必须守在现场，直到值白班的来替你，或者等实验室的技师出现。”

“本县的实验室在新年期间关闭，我的球票——”

运尸车在路障前停下，同时关掉了警笛；丹尼扭头对亨德森说，“拉起犯罪现场的警戒绳，记者和围观者不得入内。吉布斯守在这里，你和德弗雷开始询问附近住户。你知道规矩：抛尸时是否有目击者，是

否见到了可疑人员或车辆。”

“厄普肖，现在是他妈的凌晨四点二十。”

“很好，赶紧开始，中午前兴许能结束。报告复制一份交给迪特里希，记下家里没人的门牌号码，方便事后查问。”

亨德森跺着脚走向巡逻车；丹尼看着验尸官的手下把尸体搬上担架，用毯子盖住，吉布斯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聊天：玫瑰碗的赔率，“黑色大丽花”案件的赌局——这个案子仍未告破，还是个热门话题。樱桃红色的灯光与手电筒和车头灯的光束照进这片建筑空地，细节暴露无遗：一摊摊泥水反射着月光、阴影和远方好莱坞那朦胧的霓虹彩灯。丹尼想到他升任警探的这六个月里，经办的两桩凶案都是一目了然的家庭纠纷。运尸人员把尸体装上车，掉头开走，没开警笛。福尔默的格言说得好：“在极端激情驱使的杀人案中，凶手总会暴露出他的病态。如果侦探能够客观地整理物证，并且从凶手角度进行主观思考，就往往能解决看似随意的棘手案件。”

双眼被剜掉。性器官有损伤。裸露在外的身体伤及要害。丹尼跟着运尸车去往城区，一面希望他的车上有警笛，好让他早些赶到。

* * *

洛杉矶市和本县的停尸房占据了唐人街以南阿拉米达街上一处仓库的底层。一道木墙分开了两个工作区，一边的尸检台、冰箱和解剖台用来处理在市界内发现的尸体，另一边的成套设备则用于在县警察局巡逻的非自治区域内发现的尸体。在米基·科恩没有用布兰达·艾伦事件（高级警官向洛城最著名的妓女收取回扣）把洛城警局和市长办公室搅得天翻地覆之前，洛杉矶市和本县曾经合作得很好，法医和尸检人员共用塑料单、骨锯和酸洗液。现在，由于县警察在日落大街向科恩提供保

护，双方只剩下了部门之间的内斗。

市府人事部门下达命令：不许借出本市的医疗工具；不许和本县人员在执勤时友好往来；不许用本生灯私自酿酒开派对——以防标错尸体或将器官扣为纪念品，从而引发丑闻，坐实布兰达·艾伦的指控。丹尼·厄普肖跟着 #1—1/1/50 无名男尸的担架爬上县停尸房的装卸台，心里知道能让他最喜欢的市属法医做尸检的机会微乎其微。

本县这边熙熙攘攘：交通事故死者的尸体在轮床上排队，停尸房的小弟忙着给大脚趾绑标签，制服警员在写尸体报告，运尸人员一根接一根抽烟，盖住鲜血、福尔马林和外卖中餐放久了的味道。丹尼侧身走到一个消防出口，拐弯转上市局的装卸台，打断了洛城警局三名巡警合唱的《友谊地久天长》。室内场面和本县地盘上的差不多，除了这边的制服是海军蓝，而非草绿和卡其色。

丹尼径直走向诺顿·雷曼医生的办公室——雷曼是洛杉矶市的副总验尸官，《科学对抗犯罪》一书的作者，也是他在南加州大学夜校上《初等法医学》的导师。门上钉着一张字条：“我从元旦开始上白班。上帝保佑新时代，希望倒霉事能比血淋淋的前半个世纪少些——诺·雷。”

丹尼自认倒霉，掏出钢笔和记事簿写道：

“医生——我该知道一年里最忙的一个晚上你肯定休息。县这边有一起 187 案很不寻常——男性，性器官受到毁伤。很适合你的新书，接警的是我，所以案子多半会落在我手里。你能想办法争取到解剖吗？迪特里希警监说本县值白班的法医好赌，有可能受贿。言尽于此——丹·厄普肖。”他把那张纸放在雷曼办公桌的吸墨台上，用头骨装饰压住，然后返回本县的地盘。

忙乱已经过去。天光悄悄爬上装卸台；夜班送来的尸体摆在几张不锈钢检查台上排队等候。丹尼环顾一圈，发现屋里唯一的活人是个助理法医——他坐在调度室旁的座位上，时而剔牙，时而抠鼻子。

他走了过去，老先生喷着葡萄干私酿酒的味道说，“你哪位？”

“厄普肖代理治安官，西好莱坞分局刑警队。谁当班？”

“美差啊。这么有油水的岗位，你是不是太年轻了点？”

“我这人比较卖力。谁当班？”

老先生在墙上擦了擦抠鼻孔的手指。“看得出谈话不是你的强项。卡茨医生当班，只是凑巧喝了两口小酒。这会儿正在他的犹太划子里打盹呢。犹太人如今怎么一个个都开上凯迪拉克了？你是警探，知道答案吗？”

丹尼的拳头伸进口袋深处握紧，他提醒自己要放松。“问住我了。你叫什么？”

“拉尔夫·卡蒂，那是——”

“拉尔夫，你有没有做过解剖前的准备工作？”

卡蒂放声大笑，“孩子，我做得多了。鲁迪·瓦伦蒂诺是我做的，那家伙大扁跟板球拍似的。卢佩·韦莱斯和卡罗尔·兰蒂斯是我做的，她俩的照片我都有。卢佩的逼毛刮得可干净了。你假装她们没死，就能找点乐子。你看怎么样？卢佩加卡罗尔，五块打一炮？”

丹尼掏出钱夹，剥出两张十块；卡蒂的手伸向上衣内袋，掏出一叠光面照片。丹尼说，“免了。我要的家伙在那边的台子上。”

“什么？”

“我要做验尸准备。就现在。”

“孩子，你可不是有证照的县停尸房工作人员。”

丹尼又加了五块好处费递给卡蒂；老先生亲了一口某位影星尸体的褪色照片。“现在好像是了。”

* * *

丹尼从车里拿来取证工具，开始工作，卡蒂给他把风，以免当班法

医怒气冲冲地现身。

他揭开盖尸体的单子，按了按四肢的尸斑；他抬起胳膊和腿，松手放开，蜷曲程度能说明尸僵从何时开始。他在笔记簿上写下：“死亡时间凌晨一时许。可能。”然后他用墨水涂黑死者的指尖，用一块硬纸板取指纹——他很高兴自己第一次就印得很完整。

接下来他检查颈部和头部，用卡规测量青紫色的勒痕，记下得到的数字。勒痕环绕整个脖子，比单手或双手能留下的痕迹长得多也宽得多。他眯起眼睛，在下颚底下看见了一根纤维；他用镊子夹起来，端详后认为这是白色毛圈布；他把纤维放进试管后忽然心血来潮，掰开半闭合的上下颚，用压舌板撑住。他用小手电往嘴里照，在上颌、舌头和牙龈上看见了相同的纤维；他写下：“被白色毛巾勒至窒息而死，”然后深吸一口气，开始检查眼窝。

在小手电的光束下，他发现瘀伤累累的隔膜上有几道先前在建筑空地上就注意到的胶状物质；丹尼拿起棉签，从每个眼窝各取了三个样本。凝胶有股薄荷药膏的味道。

丹尼一路向下，一英寸一英寸地检查尸体；查看肘弯内侧时，他看得头皮发麻：全是旧针孔——虽然褪色了，但左右两条胳膊上密密麻麻地都是。死者吸毒成瘾——也许已经戒掉了——因为没有近期的针孔。他写下这条情报，抓起卡规，鼓起勇气测量躯干上的伤口。

六处椭圆形伤口彼此相距不到三厘米，每处伤口的外缘均有牙印，撕裂得过于严重，无法浇模——牙印太大，不可能是人嘴直接咬出来的。丹尼从伸出伤口的肠子上取了凝血的样本；他把样本涂在玻片上，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推测，雷曼医生也许会因此骂得他狗血淋头：

凶手用一只或多只动物虐待了死者的尸体。

丹尼看着死者的阴茎；龟头上确凿无疑是人齿的印痕，雷曼管这

个叫“凶杀爱癖”，存心逗满满一教室雄心勃勃的不当班警员开心。他
知道他应该检查阴茎下侧和阴囊，虽说他发现拉尔夫·卡蒂正盯着自
己，但还是这么做了：两处都没有更多损毁。卡蒂笑道，“这屁小得像
腰果”；丹尼说：“他妈的闭嘴。”

卡蒂耸耸肩，回去接着看他的《银幕世界》。丹尼翻转尸体，大吃
一惊。

背部和两肩上有几十道极深的利刃割伤，横七竖八，纵横交错，被
凝血糊住的狭窄伤口粘满木屑。

丹尼目不转睛地看着，比较着正面和背面的各处伤口，试图将两者
联系起来。冷汗浸透了衬衫领口，双手不由自主地抽动。背后忽然响起
一个粗哑的声音：“卡蒂，这家伙是谁？他在这儿干什么？”

丹尼转过身，露出息事宁人的笑容；他看见的是个胖子，身穿脏兮
兮的白大褂，头戴用绿色饰片拼出“1950”字样的派对帽。“厄普肖代
理治安官。您是卡茨医生吧？”

胖子举起手指着他，想想又放下了。“摆弄那尸体干什么？凭什么
进来破坏我的工作？”

卡蒂缩起身体，投来恳求的眼神。丹尼说，“接警的是我，我想亲
自初步验尸。我有资格，我对拉尔夫撒谎说你觉得没问题。”

卡茨医生说，“滚出去，厄普肖代理治安官。”

丹尼说，“新年快乐。”

拉尔夫·卡蒂说，“他说的是真话，医生——我要是撒谎，就让雷
劈了我。”

丹尼收起取证工具，举棋不定，不知该去哪儿：细查阿莱格罗街还
是回家睡觉做梦：凯西·赫金斯、巴迪·杰斯特罗、科恩县土路上的血
屋。他走上装卸台，回头张望。拉尔夫·卡蒂正在和头戴莱茵石派对帽
的医生瓜分赔款。